

# 陆沟河记忆

时光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河流，一路冲刷着过往的记忆与悲欢。

陆沟河，有过多少童年的记忆。我刚懂事时，妈妈就曾经告诉我：“你的衣胞就在陆沟河的西岸！”是的，快70年了，时光荏苒，一件件往事犹如流淌的河水，只能成为永恒的记忆。

陆沟河，位于高作镇境内，南北走向，向南与高作街高作河相连，向北与宝塔的界河北塘河相通，全长约10公里。古往今来，陆沟河水滋润着沿河的万顷良田，养育着千千万万的两岸儿女。勤劳纯朴的沿岸百姓，世世代代朝朝暮暮用勤劳与汗水，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守望在陆沟河畔，有收获的喜悦，有生活的故事，有忧伤的往事……

陆沟河畔，有过多少红色的记忆。1940年，抗战的烽火岁月，新四军进驻盐阜地区。军民之间水乳交融，他们视新四军为亲人，将新四军迎候到自己家里居住。王氏族长王德辅除了动员族人腾让宗祠之外，还邀请黄克诚、唐棣华夫妇住进自己家里达一年之久。1944年春天，家住长北滩陆沟河畔老王庄的王氏族人王朱氏遭遇日军扫荡，她和13岁的儿子王学尊（现年91岁），为保护新四军干部徐婉珍面对敌人的屠刀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上演了一场军民生死相依的抗战之歌。抗战期间，为了阻止日军进入陆沟河内地扫荡，当地群众在大尖村陆沟河口打下了一排木桩，使敌人的汽艇进退不得，成了废物。敌人将木桩清除，群众又连夜打下，就这样重复往返了不知多少回，挡侵略者于陆沟河外。1942年深秋，在高作街北侧的高东、近高附近的陆沟河两岸，

民兵大队长吕斌（现年100岁，曾获全国劳模称号），带领民兵手提猎枪，肩扛土炮，在河东与河西乱坟场里的日军展开了游击战斗10多次。最终日军逃往湖垛。

抗战期间，陆沟河两岸还涌现了大批保家卫国的英雄儿女，抗日名将马玉仁，抗日英雄王观琨、田宗邦、姜祝山、王学国、孙玉堂等革命英烈，都是陆沟河畔的英雄儿女，他们成了陆沟河两岸人民永远的骄傲。

陆沟河畔，有过多少美丽的传说。在长北村境内的陆沟河畔，有块约5亩叫“鲤

鱼地”的地方（地形似鲤鱼），它紧紧依偎在陆沟河怀抱之中。据传其上空瑞气缭绕。若干年前，这里沧海变桑田时，有一条大鲤鱼精变成陆地。后来，此地被人们誉为宝地。这事被时任姓吴的知县知道后，心存嫉妒，组织外地500多民工，对着“鱼头”开河，结果每天白天挖土，夜里鲤鱼显威，土又复原，连续多日都是如此。于是吴知县又下令，日夜不间断挖，又挖了多日，鲤鱼头终被截断，顿时鱼血染红了陆沟河水。此后，吴知县派了3名姓“莫”的渔民和两位姓“阎”的渔民驻守本地，意为常年严看，并不断摸鱼，骚扰不停，防止鲤鱼精复活。结果吴知县因伤害了鲤鱼精，破坏了好风水，不久便暴病身亡。后来，“莫”姓搬到了鲤鱼地的（陆沟）河东，“阎”姓也迁往距鲤鱼地南约一公里的陆沟河东。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鲤鱼地后来成了当地人们祈求平安之地。后来经常有人来到鲤鱼地，祈祷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陆沟河畔，有过多少难忘的往事。岁月流逝，往事如烟，在陆沟河东岸有个叫“马家滩”的村庄，这庄子起源于洪武年间，马姓先祖从苏州迁徙来到这里，他们在一马平川的沼泽地插草为标，繁衍生息，代代薪火相传。结果英才辈出，众多马姓后人出类拔萃，成为高作地区耀眼家族之一。其中，出生于1875年的马氏后裔马玉仁，幼年历经苦难，少年闯荡江湖，成年贩卖私盐，后成为地方军阀。但到中晚年时期，马玉仁毅然投身抗日，保家卫国，带领抗日队伍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1940年战死在抗日疆场，时年65岁。马玉仁的英名被收录在2015年8月25日民政部公布的第2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

在陆沟河西岸，还有一位传奇人物，他是王氏十三世祖先王步寰，生于1818年。他一生励志勤学，好善乐施，扬善惩恶。在盐城西乡（今建湖县）乃至阜宁一带颇有声望，是地方绅士。有关他的故事，在社会广泛传颂。黑暗的旧社会，穷人死后无葬身之地。王步寰在长北滩老王庄东南侧购得荒田40余亩，免费供穷人逝后安葬，他的善举使得方圆数十里无田穷人逝后有了最后的归属。有时穷苦人家亲人去世买不起棺木，王步寰会主动买棺木送给困难群体。与此同时，他还在高作、建阳、陈良等地修桥铺路，先后建成桥梁20余座，筑路数十公里，他几乎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慈善事业，这一善举得到了当时淮安府的褒奖。不仅如此，王步寰还敢于为百姓代言。那时经常有一些百姓状告无门，而王步寰好打抱不平，一些受冤者纷纷找上门来，王步寰仔细调查后，依据事实，与告状者同赴淮安府鸣冤叫屈，伸张正义，深得府衙信任。淮安府曾两度授予王步寰“勋德庆彰”和“望重粉渝”的匾额。抗日将领马玉仁赠其“正义乡贤，福寿无疆”的贺寿匾额。这是当年盐城西乡极少数人能获得的殊荣。

一条街吵吵嚷嚷，摩肩接踵。一会儿挤过来个大妈，来买虎头鞋，二姑伸手从门板底下盖着蓝布的小木箱里摸出一双金闪闪的虎头鞋，大妈接过去，啧啧称赞，欢喜而去。一会儿又挤来买盐、买糖、买烟酒的……

## 酒香小镇“银八滩”

明末清初，黄河夺淮入海处，有一片芦苇丛生的茫然海滩，清康熙年间，有马、王、赵、孙等八姓人家，迁居此南堤北侧滩地，以渔、盐为业，因其周围已有七滩，定村名为八滩。

道光十二（1832）年，八滩已人口稠密，海南厅移驻八滩，八滩成为苇荡右营苇草主要集散地。道光十六（1836）年，吴昌庆在八滩东30里正兴集创集市。光绪年间村人迁至堤南兴集镇经商，期间镇人季龙图中进士、授为刑部主事，被誉为“东海正人”的廉贡生王以昭在镇东庵开办竞正学堂（几经改名后为现在的八滩小学），并与他人集资在朱宅开办竞艺初等女学堂，又与季龙图筹集民款请知县何毓骏酌拨官款在镇南开浚通济河，此河后来成为县内黄海沿边各乡小盐场运盐的主要航道，八滩又成为海盐等物产集散地，镇上还开设邮寄代办所，大显繁盛。清光绪《阜宁县志》载：“八滩镇旧在长淮南堤之北，今迁堤南，海南巡检司驻此，商贾之盛次于东坎。”于是与邑中第一名镇东坎，为时人称道“金东坎银八滩”，盛名延续至今。

至民国，兴盛的八滩成为沿海物贸集散中心。

彼时的八滩街景是：北据决决废黄河，周长6里方形土墙围，东西南北设炮台，有城门，围河连接通济河，中心一条东西大街，中贯南北小街和鱼行巷，形成两大十字路口，前街后巷店铺毗连，琳琅满目。另有鱼行、粮行、旅社、书场、皮坊、染坊、磨坊、蜡烛坊、制硝坊、糊扎坊、银匠铺、铜匠铺、铁匠铺等共计300多家商户，每月三、八日逢集，人头攒动，熙攘热闹。

镇西北有神泉水汪，因形椭圆如蛋、水清如玉、河滩随手可捡鸭蛋，人称鸭蛋汪。相传乾隆年间，有山西杏花村酿酒世家李姓酒师，逃荒至此，在鸭蛋汪边立起第一家酒坊，后陆续立起数家，以允大、公和两大家最为知名，均以优质高粱为原料，小麦、大麦、豌豆制麦曲，鸭蛋汪水为母液，酿制曲酒，因勾兑时十端子酒添五端子水，所以酒名“五添浆”，又传因乾隆下江南时尝得此酒，为其独特的“绵醇软香净”所陶醉，钦定上品年年贡奉朝廷，直到光绪年间，更被时人视作琼浆玉液。镇上人家，也都是以此酒待客，且以客人喝得走路歪歪扭扭为盛情，又落得外埠人谐称：“八滩人的酒量大，过街的麻雀喝四两。”八滩由此南商北贾，往返川流，名扬四海。

后八滩在战火中被毁。有着一双金莲，走路颤巍，梳着滑溜溜螺蛳鬏的二姑，就嫁居在浴火重生的八滩东西大街和鱼行巷交界的十字路口一户商家，此家原有一片

前店后院的南北货店，与当街300多商户同为烈火余生的是尚存在三堵断壁残垣上修建的半爿小门店——一间经营和吃住混合的小黑瓦房，没有招牌，没有柜台，进门左手近墙是锅灶和一张矮小的方桌，右手贴墙放着两只货柜，旁边有盖着沙袋的酒坛、醋坛、酱油坛，对门的后墙放着一张木板床，床头两只木箱。二姑父每天担酒送往东坎，再从东坎担回南北货物，英年病逝后，二姑靠经营散酒、香烟和生活用品，以及一手好针黹和做得极漂亮的虎头鞋，勉强维持生计。

到了逢集的日子，二姑起得更早，门板全部搭到门外，每种货物的分量比日常大为增多，远望堆在匾子里的盐和糖，像两座小小的银山熠熠生辉。街上所有商户的门前都摆了摊，起初摊子之间还有空隙，太阳一上来，便一个摊子连着一个摊子，乡里来的卖菜的、卖粮的、卖鸡鸭鹅的、卖瓜豆花生的、卖猪牛羊的，与街上人家卖南北货的交杂着，挑担的、推车的、背筐的、拎篮的、扛袋的，穿长褂的、套短衫的，小脚的奶奶、短发的大妈、长辫的女娃、擎着山楂串的小子，一伙一伙的，这个摊子看看，那个摊子瞧瞧，不管买不买，都要用手摸摸，或者打听价钱。一条街吵吵嚷嚷，摩肩接踵。一会儿挤过来个大妈，来买虎头鞋，二姑伸手从门板底下盖着蓝布的小木箱里摸出一双金闪闪的虎头鞋，大妈接过去，啧啧称赞，欢喜而去。一会儿又挤来买盐、买糖、买烟酒的……

临近中午，各家的货物几乎卖光，街上的人少了很多，而各家的门前却热闹起来，一些远乡来的人，或买上半碗、一碗的“五添浆”，或讨一碗热茶，拿出自带的干粮，在街边屋檐下站着、坐着、蹲着，美美地吃喝起来，同时街上所有的酒馆也都坐满了人，街上又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到了午饭后，街上慢慢恢复成跟往常一样，而空气里的酒香和汗味一直弥漫至太阳落山。

20世纪80年代八滩镇拓建了新街，老街的整体面貌也焕然一新，二姑家的小门面已改建成二层小楼。

古往今来，今日八滩，苏北灌溉总渠，四季风光如画，夜晚火树银花，街衢纵横交错，高楼拔地而起，千商百贾，书声琅琅，酒香依然是“风来隔壁三家醉，雨后开瓶十里香”。

醉美，酒香小镇“银八滩”！

